

國史館藏

清代傳記叢書



明文書局印行

宋學淵源記序

嘗觀元代之尊孔子曰：「先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明；後孔子而聖者，非孔子無以法。」至哉言乎！不唯有明講學者所弗能及，即宋儒極力推崇連篇累牘，亦未有若是之精確者也。蓋天之生物，氣具則命立，性賦則理存，而人秉天地之中以生，故爲萬物之靈，有斯世則有斯人，有斯人則有斯性，自開闢以至今日，自羲農以至今世之人，此理無一息之間斷，此性亦無一人之不具也。但天道不能無寒暑晝夜之遞嬗，人性不能無昏明強弱之不同，反其同而變其異，作之君，作之師，所謂修道之教也。粵稽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，皋陶稷契伊周之爲臣，其所謂繼天立極者，亦不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全其天性而已。周衰，孔子生於東魯，出類拔萃，繼往開來，然使當日得行其道，亦不過致君爲堯舜之君，使民爲堯舜之民，原不能於各全天性之外，別有神奇也。無如天厭周德，其道未能大行於天下，不得已訂詩書，正禮

樂序易象，修春秋，以垂教於萬世，而大經大法，奧義微言，具載六經；後之人果能於六經身體而力行之，以之修身，則可悟前聖之心傳；以之治世，則可返唐虞之盛軌。內聖外王，體用兼盡，原非爲託之空言已也。至於七十二子之徒，皆親炙門牆，身通六藝，其中惟顏曾獨得心傳，諸子則各具一體，其問答之間，皆因其品詣而指示之，非厚於顏曾而薄於諸子也。聖人之言，廣大精微，因人設教，使諸子各尊所聞，而深造之，其要歸亦未有不合於一貫之旨者也。孔子沒，楊墨興，孟子辭而闢之，廓如也。然當時已有好辯之譏。暴秦焚書坑儒，典籍蕩然，然斯人斯性，未嘗絕滅也。漢興，尊崇經術，諸大儒於灰燼之餘，或師學淵源，專門稽古，或殫心竭慮，皓首窮經，而各守一說，不相攻擊，意至厚也。昌黎崛起數百年後，推崇聖道，力排佛老，而於荀楊則曰：「大純而小疵。」亦何嘗於儒術之中，自相牴牾哉？蓋道在修己，功在安民，王道聖功，理無二致，故大學始言「格致誠正以修身」，終之以「齊家治國平天下」，節次不紊，事理相因，本心性以爲事功，卽所謂一以貫之者也。自宋儒道統之說起，謂

二程心傳，直接鄒魯，從此心性事功，分爲二道，儒林道學，判爲兩途，而漢儒之傳經，唐儒之衛道，均不啻糟粕視之矣。殊不知洛閩心學，源本六經，若非漢唐諸儒授受相承，宋儒亦何由而心悟？且詳言誠正，略視治平，其何以詆排二氏之學乎？南渡後，江西陸氏，永嘉陳氏，或尊德性，或講事功，議論與朱子不合，門下依草附木者，互相攻訐，沿至有明，姚江王氏，本良知以建功業，稍徵實學，而推尊古本大學，不遵朱註，於是黨同伐異者，又羣起而攻陽明矣。本朝列聖相承，本建中立極之學，爲化民成物之政。四子書仍遵朱子，十三經特重漢儒，名賢輩出，或登廊廟，黼黻皇猷，或守蓬茅，躬行實踐，府縣置學官，無聚徒私議之士，文武歸科第，無懷才不售之人，重熙累洽，一道同風，直邁三代而媲美唐虞矣。今世之人，幸值休明之運，果能下學上達，服古入官，言行一以孔聖爲依歸，則將仰高鑽堅，瞻前忽後，矻矻孜孜，寸陰是惜，又何暇分唐分漢，關陸闢王，舍己之田，而芸人之田乎？甘泉江子，鄭堂，博學多識，有志斯文，經術湛深，淵源有自，既編漢學師承記，芸臺官保爲跋於前，既又纂宋學淵源記，

宋學淵源記 序

四

問序於予，予才疎學淺，曷能妄測高深，詳閱其書，無分門別戶之見，無好名爭勝之心，唯錄本朝潛心理學而未經表見於世者，其餘廟堂諸公，以有國史可考，不敢僭議也。其用心至矣！其用力勤矣！因忘其譾陋，本諸師傳，驗諸心得，爲弁數語於簡端，以答其虛衷下問之意。若夫精一執中至誠無息之淵源，請還質諸世之善法孔子者。時皇清道光二年嘉平月長白達三書於粵東樞署。

宋學淵源記目錄

卷上

孫奇逢

刁包

李中孚

李因篤

孫若羣

張沐

寶克勤

劉原淥

姜國霖

孫景烈

卷下

劉洵

韓孔當

邵曾可

張履祥

朱用純

沈昀

宋學淵源記 目錄

二

謝文游

應搗謙

吳慎

施璜

張夏

彭璣

高愈

顧培

錢民

勞史

朱澤灋

向璿

黃商衡

任德成

鄧元昌

附記

沈國模

史孝咸

王朝式

薛香聞師

羅有高

程在仁

宋學淵源記卷上



春秋戰國之際，楊墨之說起，短長之策行，薄湯武，非周孔聖人之道，幾乎息矣。暴秦燔書，棄仁義，峻刑法，七十子之大義乖矣。漢興儒生，播撫羣籍於火燼之餘，傳遺經於既絕之後，厥功偉哉！東京高密鄭君，集其大成，肄故訓，究禮樂以故訓通聖人之言，而正心誠意之學自明矣；以禮樂爲教化之本，而修齊平治之道自成矣。爰及趙宋周程張朱所讀之書，先儒之義疏也；讀義疏之書，始能闡性命之理，苟非漢儒傳經，則聖經賢傳久墜於地，宋儒何能高談性命耶？後人攻擊康成，不遺餘力，豈非數典而忘其祖歟？惟朱子則不然！其言曰：『鄭康成是好人。』又曰：『康成是大儒，』再則曰：『康成畢竟是大儒。』朱子服膺鄭君如此，而小生豎儒，妄肆詆訶，果何謂哉？然而爲宋學者，不第攻漢儒而已也；抑且同室操戈矣。爲朱子之學者，攻陸子；

爲陸子之學者，攻朱子，至明姚江之學興，尊陸卑朱，天下士翕然從風。姚江又著朱子晚年定論一篇，爲調人之說，亦自悔其黨同伐異矣。竊謂朱子主敬，大易「敬以直內」也；陸子主靜，大學「定而后能靜」也；姚江良知，孟子「良知良能」也，其末節雖異，其本則同，要皆聖人之徒也。陸子一傳爲慈湖楊氏，其言頗雜禪理，於是學者乘隙攻之，遂集矢於象山，詎知朱子之言，又何嘗不近於禪耶？蓋析理至微，其言必至涉於虛而無涯涘，斯乃「賢者過之」之病，中庸之所以爲難能也。儒生讀聖人書，期於明道，明道在於修身，無他，身體力行而已，豈徒以口舌爭哉？有明儒生，斷斷辯論朱陸王三家異同，其無謂也。我朝聖人，首出庶物，以文道化成天下，斥浮僞，勉實行，於是樸樸之士，彬彬有洙泗之遺風焉。藩少長吳門，習聞碩德耆彥談論壯遊四方，好搜輯遺聞逸事，詞章家往往笑以爲迂，近今漢學昌明，遍於寰宇，有一知半解者，無不痛詆宋學，然本朝爲漢學者，始於元和惠氏，紅豆山房半農人手書楹帖云：「六經尊服鄭，百行法程朱」，不以爲非，且以爲法，爲漢學者，背其師承，何

哉。藩爲是記，實本師說。嗟乎！耆英彫謝，文獻無徵，其懼斯道之將墜，恥躬行之不逮也。惟願學者求其放心，反躬律己，庶幾可與爲善矣。至於執異執同，概置之弗議弗論焉。國朝儒林，代不乏人，如湯文正、魏果敏、李文貞、熊文端、張清恪、朱文端、楊文定、孫文定、蔡文勤、雷副憲、陳文恭、王文端，或登臺輔，或居卿貳，以大儒爲名臣，其政術之施於朝廷，達於倫物者，具載史宬，無煩記錄。且恐草茅下士，見聞失實，貽譏當世也。若陸清獻公位秩雖卑，然乾隆初，特邀從祀之典，國史自必有傳矣。藩所錄者，或處下位，或伏田間，恐歷年久遠，姓氏就湮，故特表而出之。黃南雷、顧亭林、張蒿菴，見於漢學師承記，茲不復出，此記之大凡也，附書於此。

孫奇逢

孫奇逢，字啟泰，號鍾元，容城人。年十七，中萬曆庚子科舉人。與定興、鹿忠節、公善繼友，以聖賢相期勉。居喪盡禮，偕兄弟廬墓，巡按御史以聞，下詔旌表。天啓時，魏奄竊朝柄，左光斗、魏大中、周順昌被逮，三君與善繼、奇逢友善，時善繼在榆關，贊孫承

宗軍事，奇逢遣弟彥逢上書高陽曰：「左魏諸君，善類之宗，直臣之首，橫被奇冤，有心者孰不扼腕？昔盧次梗，一莽男子耳！謝茂秦以布衣爲行，哭於燕市曰：「諸君今不爲盧生地，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？」李獻吉在獄，何仲默致書楊文襄，求一援手，康德涵至不自愛其名。左魏之品，可方獻吉，非次梗所敢望。奇逢一介書生，無由哭訴，尙慚茂秦閣下名位，比肩文襄，豈至出德涵下乎？」高陽覽書，卽具疏請朝，面陳軍事，忠賢大懼，謂高陽與晉陽之甲，夜繞御牀而泣，乃馳詔止之。然高陽亦不能申救也。時三君子誣賊以萬計，許顯純嚴行追比，奇逢與善繼之父鹿太公正及張果中倡首捐助，輸者罄至，繳納未竟，而三君已斃於詔獄矣。乃經紀其喪，歸葬故里。高陽知其賢，將薦之於朝，奇逢知時不可爲，自陳願老公車，不敢以他途進。崇禎丙子，容城被圍，率里人堅守，巡撫上其事，有旨褒美而已。時李自成已陷秦晉，賊氛甚迫，乃移家之易州五公山中，依之者數百家。奇逢定條約，修武備，暇則講論身心性命之學，遠近慕德，土賊亦相戒勿犯。孫先生順治中巡按御史柳寅東、陳蜚交章

論薦。朝命敦促固辭弗應。詔遂率子弟躬耕於蘇門之百泉山，築堂名兼山，讀易其中，四方負笈而來者日衆。睢州湯斌成進士後始從學，謹守師說，奇逢門下第一人也。其學於憂患中，默識心性原本，嘗曰：『喜怒哀樂中，視聽言動，必合於禮，子臣弟友盡分，此終身行不盡者。世之學者，不務躬行，惟騰口說，徒增藩籬於道何補？』病世之辯朱陸異同者，不知反本，著理學宗傳，以周程張邵朱陸薛王羅願十一子爲正宗，漢董子以下迄明李諸儒中謹守繩墨者次之，橫浦慈湖等議論有出入儒佛者又次之。其言平實切理，門戶之見泯然矣。康熙十五年卒，年九十二。孫之淦，康熙壬戌進士。

刁包

刁包字蒙古，祁州人。明天啓中舉人，再試不第，遂謝公車，立志於學。嘗曰：『吾日三省吾身，心無妄念乎？言無妄發乎？事無妄爲乎？』居鄉黨，恂恂如也。然見義必爲，勇過孟賁。崇禎末，流賊至祁，散家財結聚千餘人，守且戰，賊卻走。時有二瑄督兵，探

卒報賊勢張甚，璫怒，謂卒誑語惑軍心，欲斬之。包厲聲曰：「必欲殺此卒，請先殺刀包！」二璫氣索而止。賊去，流民滿野，爲茅屋處之，且給以食，有傷痍者，予以藥，存活數百人。山東婦女被難者，不能歸，遣健僕六人護之歸，於其行，敦屬六人保護，八拜而送。六人感泣，盡歸諸其家，無一人失所也。甲申聞變，服斬衰，朝夕哭，忽有僞官趣之起，七發書拒之。其人將行戕害，會闖敗得免。初聞百泉講學，嚮慕其言行，後讀梁谿高氏遺書，大喜曰：「不讀此書，虛過一生矣！」作木主奉之，或有過，卽跪主前自訟。居父喪，慟哭無已時，鬚髮盡白，三年不入內，不飲酒食肉，能盡古喪禮。及母歿，大哭，嘔血數升，以毀卒，將卒時，庸衣冠起坐，命子濂告先人及高子主前，俄曰：「吾胸中無一事，去矣！」遂逝，門弟子私謚爲文孝。

李中孚

李中孚，盤屋人家，在二曲之間，人稱爲二曲先生。父可從，字信吾，烈士也。崇禎末，應募從軍，隸監紀孫兆祿軍，從陝西總督汪喬年討闖賊，喬年戰死襄城，兆祿與可

從等五千餘人同日死難。中孚年十六而孤，母彭氏教之讀，家貧，常借人書，遂博覽經史，考其誤謬，著書數十卷，及長盡棄之，爲窮理之學。以悔過自新爲始基，靜坐觀心爲入手，謂「必靜坐乃能知過，知過乃能悔過，悔過乃能改過，此顏子不遠復之功也。」已而母歿，往襄城求父骨，將以合葬，不得，襄城知縣張允中感其孝，爲可從立祠。常州知府駱鍾麟師事中孚，聞在襄城，迎至道南書院，主東林講席，繼講於江陰。靖江宜興，興起甚衆，還襄城以竣祠事。初，可從從軍，以落齒一枚與其妻曰：「賊氛甚熾，此行恐不能生還，見齒如見我也。」中孚以落齒與母合葬，名曰齒家。崑山顧炎武作襄城記，異詩以褒美之。康熙十二年，陝西總督鄂善以隱逸薦，固辭以疾。十七年，禮部以真儒薦，大吏至其家敦迫之，中孚絕粒六日，至拔刀自刺，大吏駭去，得以疾辭，遂居土室，反扃其戶，不與人通。後聖祖西巡，召赴行在，辭以老病，乃就其家取所著四書反身錄，賜額曰「關中大儒」，大吏使作表謝，詞甚拙，大吏笑置之。晚遷富平，率弟子王心敬傳其學，心敬字爾緝，鄆縣人，少爲諸生，歲試學使遇之，不

以禮脫帽而出，平居不苟言笑，終日默坐。有人問學，曰：「反求諸己而已矣！」心敬學問淹通，有康濟之志。所著豐川集中論選舉、餉兵、馬政、區田法、圃田法，并利說，并利補說諸篇，皆可起而行，較之空談性命，置天下蒼生於度外而不問者，豈可同日語乎？朱高安督學關中，數造廬請益焉。陝西總督額忒倫年藥堯先後上章薦於朝，兩徵不起。藥堯以禮招致幕府，心敬見其所爲，驕縱不法，避而不見，亦不往謝。世宗聞而重之。乾隆初，有蒲城新進士應廷試，鄂西林相國問：「豐川安不？」——豐川心敬之號也。進士不知爲何許人，茫無以對，相國笑曰：「若不知若鄉有豐川，亦成進士耶？」

李因篤

李因篤，字天生，一字子德，富平人。明季庠生，時天下大亂，因篤走塞上，訪求勇敢士，招集亡命殲賊以報國，無有應者。歸而閉戶讀經史，爲有用之學，與李中孚友善。崑山顧炎武至關中，主其家，甲申乙酉之間，與炎武冒鋒刃，間關至燕中，兩謁愍帝。

攢宮。康熙己未詔舉博學鴻詞，朝臣交章薦之，因篤以母老辭。是時秉鈞者聞其名，必欲致之，大吏承風旨，縣官加意迫促，因篤將以死拒。其母勸之行，始涕泣就道，試授翰林院檢討，以母老且病，上疏辭職歸養。疏曰：「竊惟幼學而壯行者，人臣之盛節；辭榮而乞養者，人子之苦心。故求賢雖有國之經，而教孝實人倫之本。伏蒙皇上勅諭內外諸臣，保舉學行兼優之人，比有內閣學士項景襄、李天馥、大理寺少卿張雲翼等，旁採虛聲，先後以臣因篤姓名，連塵薦牘，獲奉諭旨吏部遵行。陝西督撫臣應詔赴京，臣母年逾七旬，屬歲多病，又緣避寇墜馬，左股撞傷，晝夜呻吟，久成廢疾，困頓牀褥，轉側需人。臣止一弟，因材從幼過繼於臣叔曾祖家，分奉小宗之祀。臣年四十有九，兒女並無，母子煢煢相依爲命，躬親扶持，跬步難離。隨經具哀辭，次第移咨吏部。吏部謂：「咨內三人，其中稱親援病，恐有推諉。」一概駁回。竊思己病或可僞言，親老豈容假借？臣雖極愚不肖，詎忍藉口所生，指爲諉卸之端？痛思臣母遲暮之年，不幸身嬰殘疾，臣若貪承恩詔，背母遠行，必至倚門倚閭，夙病增劇，况衰齡

七十久困扶牀，輦路三千，難通嚙指，一旦禱北辰而已遠，迴西景以無期，萬一有人子所不忍言者，則毛義之捧檄，不逮其親，溫嶠之絕裾，自忘其母，風木之悲何及？餅壘之恥奚償？即臣永爲名教罪人，虧乎職而負朝廷，非臣愚之所敢出也。皇上方敬事兩宮，聿隆孝治，細如草木，咸被矜容，自能宏錫類之仁，推之士庶，寧忍子然母子，飲泣向隅，奪其烏鳥私情，置之仕路？蓋聞臣去臣最遠，故以虛譽採臣，而不知臣之有老母也。臣雲翼與臣皆秦人，雖所居里閭非遠，知臣有老母，而不知其既病且衰，委頓支離，至於此極也。即部臣推諉之語，槩指臣三人而言，非謂臣必舍其親而不知顧也。且臣雖謫陋，而同時薦臣者悉皆朝廷大臣，其於君親出處之義，聞之熟矣；如臣獵名遠母，則其始進已乖，不惟瀆數天倫，無顏以對皇上，而循陔負疚，躁進貽譏，則於薦臣諸臣，亦爲有覲面目！去歲臺司郡邑，絡繹遣人催臣長行，急若風火，臣趨朝之限，雖迫於戴星，而間寢之私，倍懸於愛日，然呼天莫應，號泣就途，志緒荒迷，如墮雲霧，低頭轉瞬，輒見臣母在前，寢食俱忘，肝腸迸裂，其不可瀆官常而干祿位，